

## 心香一畔

## 站上塞罕坝点将台

王贺文

站在塞罕坝点将台，眺望远方一望，二望，三望，也望不到林海的边际但是我却望见了，当年走在最前列的那369名上坝勇士他们都还不满24岁站在塞罕坝点将台我看见了当年身穿绿军装的队伍他们向战而生，是永不下岗的哨兵在大雪纷飞中，与飞沙短兵相接他们把寒冷与饥饿斜背在身上，就像在战场上斜背子弹带一样站在塞罕坝点将台虽说看见的是望不到边的树林，名字是地球卫士但我知道它们，还有另外的名字作为一名老兵，我以祖国绿色屏障的名义流下泪水

## 诗意的灵魂

竺 泉

我诗意的灵魂总行走在风中雨巷一路漂泊流浪直到有故事的海边沙滩上才停下脚步去细细品尝海浪与沙石的歌唱许久许久浪花回归大海我只带走几粒沙子却足够建造起心的殿堂因为 它们曾经都是高山的故乡

## 致杭州

竺 一

西溪向西黄龙向东是为了在北高峰抚一曲高山流水湖岸的柳绿西泠的梦醒孤山的梅妻鹤子遗世独立是为了在雷峰塔在断桥画一轮南山的明月灵魂隐居古刹大风低进尘埃是为了在九里松泡一杯中国的茶留下的芬芳已千年六和塔下钱塘江畔把陡峭的世事把苍茫的江湖轻轻放到九溪在苏堤在白堤把遥远的目光把亲近的心跳缓缓地降落到莲花的那个人会是谁

今天龙井村的龙虎跑泉的虎都来到我内心小小的城轻轻地告诉我那个人是您远方的朋友

## 安放心灵的农家

林隐君

安放心灵的农家，欢乐在散开母鸡放养，阡陌里有它无极的辽阔，机锋不可辨蝴蝶是个爱美的精灵，暮春时节到处飞松鼠淘气，双手合十，一顿斋饭也能吃成一场佛事小草比小差，开到了青石板间的缝隙里万物欣欣，能飞的鸟，能走的走，能兴的尽兴此刻凡人亦作仙，悬腕身心不老，运笔烟岚正好物质的福祉勾人，质量守恒，而我已破茧白墙青瓦，眉心出水，田埂的豌豆花，一朵比一朵火我说“喂”，炊烟掉头，青椒提着小鸡、腊肉来看我说“掌灯”，身心开掉高度烦恼，灵魂沁出清凉我说“爱灯”，萤火虫和星星则进行完一场友谊赛就从月亮上下来了

同，是否喜爱。我衷心希望本书不只是杭州西湖古诗英译的拓荒之作，更是被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接受和传诵的名篇名译。

进入21世纪的杭州，是一座面对世界更加开放、国际化程度日渐提升的城市。西湖、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杭州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不久，举世瞩目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就要在杭州西湖之畔隆重开幕了，这不仅是一件体育盛事，也是一件文化交流的盛事。

把杭州亚运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讲好杭州的故事，让更多的外国友人更好地认识杭州、理解杭州，进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则是每一个杭州市民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在这个背景下，这本书的问世，自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衷心希望该书的出版为杭州亚运会增添一份特殊的光彩。

（本文是作者为《历代杭州西湖诗词一百首（中英文对照）》所作的序言）



中国画《丝路新语》(局部) 吕国钢

# 山中小住

李俏红

时虽入秋，但城市依然燥热，于是去山中小住。

小木屋掩映在绿树丛中，透着清新。木质的屋顶和地板让人觉得离自然很近，空气里带着岩土的气息。窗外有一个湖，湖面像新出的野鸭蛋壳那么光滑。初秋的风是凉爽的，偶尔远处有几声清丽的鸟叫，随阳光过滤下来，在林子里回荡，格外悦耳。

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岳阳，不知道是谁取的。初次遇见，觉得这名字好有古意。湖边不知名的野花到处是，那些花儿怒放不羁，在秋日的阳光下尽情生长，生命的意蕴在盏形花瓣上得以完美体现。我想人偶尔做做花是好的，能从容地伸展自己，享受自我内心的悲喜，而不要总忙于奔波，连秋日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

在山中，心会变得宁静而柔和。无事，不如一边看云，一边喝茶。溪涧旁、山坡上、老树下、茅屋前，凡你能想到的地方都可以喝茶。带上一本心爱的书，看看可不看，我翻一页，风翻一页。

黄昏时，端着小茶盅，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另一边的平台上看夕阳，满天霞光，如梦如幻，蔚为壮观。微风习习，色彩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笑容不知不觉就从嘴角溢出来。

原来，这样好的黄昏，千百年来一直都在。天渐渐黑了，一些鱼儿在水波深处游着……没有人来打扰，我可以于这安静之中听见所有安静的声音。草地上的小花渐次模糊，夜转凉。找一块大石头，披一件外衣，坐上去看星星。

群山青黛，星星一闪一闪，心旷神怡。一夜无梦。

# 最是诗中西湖美

罗卫东

在中国人的心灵里，在中文语境中才能产生，这又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尽管杭州这座城市的内在精神气质很难被异域文化的游客所体悟感受，但历史上杭州的社会经济之繁盛、山水人文之形态美，是早就打动过很多异域人士的。据记载，最早来到杭州的西域人是印度的佛教徒慧理，4世纪初，他来到当时还是山中小县的古钱塘地界，在灵隐一带落脚，并爱上了这片“仙灵所隐”之地，建造了灵隐寺这座名刹。他在这里一心修佛讲经传法，一直到圆寂。慧理和尚在杭州的山水中找到了安息之所，飞来峰前的慧理之塔便是见证。

在慧理和尚之后，至今约一千九百年的时间里，来自海外的形形色色的人，旅行者、留学生、商人、传教士……无不对杭州留下美好的印象，其中，有马可波罗、白图泰这样用文字记录下杭州，使其美名远播于海外的旅行家，也有卫匡国、司徒雷登这样把杭州作为最后归宿地的传教士。

人类的心灵是共通的，人类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共性。山水之美、自然之美、建筑之美，即便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可以不经解释直接去感受；不过，对于人文底蕴、风土人情的理解，如不经过理想的语言中介，就不能达成。尤其是，对于中国古诗这样通过汉字载体呈现出节奏美、音韵美、气质美、内涵美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优良的翻译，就绝不能达到令异域文化人士心

## 意境



中国画《丝路新语》(局部) 吕国钢

# 被遗忘的美女

陈佩章

存在，有你就有我，有我就有你，俩人都是诸暨苎萝山下普通农家的子女，只不过历史赋予的机遇，让她们成了千古不朽的传奇人物。

当越军攻克吴国都城后，据说，西施、郑旦匆忙逃到姑苏台吴王宫苑，越军追踪而入，但“二美”立于竹林之下，镇静不慌张，凛然不可侵犯，望之如神女威严。越兵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

皮日休《馆娃宫怀古》则将西施、郑旦的神态，尤其是郑旦的镇定自若作了细致勾勒：“郑旦无言下玉墀，夜来飞箭满梁颺。越王定指高台笑，欲见当时金镂榭。”同时对战场的烽火硝烟作了描述：“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

范蠡得报后，迅速赶到吴苑，凝视片刻，万千思绪来袭，然后携挽西施走出吴宫，不久双双泛舟五湖而去，成就了千古佳话。郑旦见状，进退失据，目光迟疑，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一说，郑旦在吴宫后期色衰失宠，郁郁寡欢而亡。

但在不少文人的笔下，郑旦与西施这样的美女自然要承担亡吴之责。如吊鸱夷者，指为尤物；悲花草者，恨其迷君。

李绅有诗：“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反正吴国大败都是这二位美女造成的。对于这种嫁祸女性的论调，元代文坛领袖杨维桢作为同乡前辈大声疾呼：西施、郑旦这种红颜“祸水”，真有亡吴的能力吗？

郑旦墓相传在吴县（今属苏州）。清乾隆年间吴县《太湖备考》有载：“法华山……西南为黄茅山，有吴王爱姬墓。”

《香山小志》云：“道光年间，先大父芝峰公清明游法华山得断碣两块，一‘郑’字缺其半，一‘旦’字完好。笔致古朴，类古篆。”这种后期的地方史志记载不一定可靠，只不过从侧面印证了郑旦长眠黄茅山的可能性。

一代绝美化作一抔黄土，青冢萋萋，孤立无依，默默地注视着世间浪翻涛滚，风起云涌，俱往矣！

明朝诗人林泉《郑旦释愁》诗：“誓馆乌云色重鲜，紫宫独宿几多年。纤腰未许翻双凤，薄命何须泣杜鹃。回忆故园稀远梦，宁将旧绪入新弦。欲藏姓氏无人识，春月春风且自怜。”

明代崇祯年间诸暨知县路迈为郑旦深鸣不平：“当时，西施、郑旦两人媲美，乃（西）施则穷巷鄙夫，皆心慕而口诵之，（郑）旦竟湮灭无闻焉！”

诸暨苎萝山麓西施殿内今独置郑旦亭，还有四眼井等郑旦古迹。鸬鹚湾村依然渔舟唱晚，郑姓繁衍不绝，原有居民多户，只不过现在成了西施故里一隅。

196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化名“向东流”，在诸暨蹲点搞“四清”工作期间，踏勘苎萝，览胜金鸡，泛舟浣江，寻觅古越遗迹。这位饱学之士触景生情，写下传世名篇《浣纱吟》：“郑旦柔情迷越路，西施卓识乱吴疆。浣纱石上留踪迹，越女英名传四方。”将郑旦与西施再次相提并论，两位美女同时载诸史册而共享不朽。

从这个角度看，郑旦比西施逊色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道出了多少人对杭州的热爱！杭州，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自首次出现“杭州”这一名字，已有1434年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杭州是人文之美、山水之美、生活之美兼具的首善之地，是美美与共的人间天堂。

杭州之美，首在西湖。杭州因西湖而美，因西湖而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对于杭州，对于西湖，历代文人骚客可谓情有独钟，诗、词、歌、赋、书、画、印……以各种不同形式咏之颂之。其中，又以诗歌为甚。

历朝历代，歌颂杭州、赞美西湖的诗词到底有多少，无法确切计数。其中，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精品名篇应不下百首。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杨万里、辛弃疾、柳永、林和靖等古代名人，都留下了无数金言佳句。经过千百年的传诵，这些诗词名篇都已脍炙人口，成为今人认识、欣赏、体味、理解杭州和西湖之美，抒发情感的经典表达。

山水人文之美，非诗歌不能描述；诗词之美，非真景实境不能验证。身处杭州西湖，实景的美和诗词的美，相得益彰；天地的奥妙与人心的幽微，互动而感。身与心、情与境、感与想、行与识共同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体验。正所谓，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是世界上其他城市所无法获得的享受。不过，这样美妙而又深刻的感受，似乎只有

## 钩沉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充满着辩证的哲理，然而，如科举考试，人们记住的是状元，对榜眼、探花忽视了；如体育比赛，人们多重金牌，对银牌、铜牌又是另一种眼光。

千古美女郑旦，似乎陷入了这种尴尬境地。

郑旦，姓郑，字修明，春秋末期越国人，家住诸暨苎萝山下鸬鹚湾村，今天属于诸暨市暨阳街道。鸬鹚湾村与西施故里苎萝村隔浣江相望。村民多以驯养鸬鹚捕鱼为业，故名。

南宋状元王十朋在绍兴府任职时，游览郑旦故里后写有《游鸬鹚湾》一诗，诗云：“一林春色自啼鸟，两岸夕阳伴钓舟。杨柳堤边空怅望，石岩花畔且迟留。”村东所倚鸡金山，为高百余米的山丘，秀丽苍翠，苎麻漫山遍野，传为越国主要后勤基地，在此养鸡、养猪，供应军队食粮。

其实，郑旦与西施齐名，为美艳绝伦女子，两个人同歩记载于史书地志中，这点却被不少人所忽视。

当年吴越交战，越国战败，屈膝求和，签订城下之盟。勾践入吴为人质，臣服于吴王，经过三年含垢忍辱，无尽磨难，总算平安返越。回国后，勾践诸计并施，复兴越国，其中麻痹取宠吴国是极为重要的一计。经过多方寻觅，终于在诸暨苎萝山下找到美女郑旦、西施。鉴于两位乡间少女朴色本真，不懂宫廷礼仪，乃将她们送往会稽（今绍兴）都城调教三年，然后把俩人同时进献吴王夫差。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非常清晰地记载了郑旦与西施是这样被物色到，又是这样进献到吴国的过程。

东晋王嘉《拾遗记》，则把郑旦和西施送到吴宫后的情况作了形象描述：修明（郑旦）和夷光（西施）被吴王安置到充满香气的椒花之房，垂以珠帘，白天遮蔽视线，晚上卷起赏月。透过帘窗，郑旦和西施若隐若现，飘飘欲仙：“若双鸾之在轻雾，沮水之漾秋藻。”

各个版本的《辞海》如此著录郑旦：“郑旦，春秋末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南）人。相传与西施同时被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为妃。”

2021年由浙江省官方编纂出版《浙江通志人物传》对郑旦列传，实录如下：“郑旦（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越国苎萝山（今诸暨市境内）人。郑旦与西施齐名，亦为貌美女子。吴越交战，越败求和。越国在苎萝山觅得郑旦、西施，送至会稽都城调教，进献吴王夫差。今诸暨苎萝山下有郑旦亭等古迹。”

郑旦传下的条目是西施传，文字不长，其中提到：“吴亡后的西施或者说随范蠡而去，或说被沉于江，不得而知。西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在江浙等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诸暨市有西施浣纱处遗址，并建有西施殿。在杭州市萧山区等地也存在有与西施有关的古迹。”

其实除诸暨以外，省内的西施古迹和传说就数绍兴和嘉兴为多和古老，且在唐代以前就有记载，如绍兴的西施山、美人宫等，嘉兴的西施妆台等，德清、桐乡等地也有不少西施古迹和传说。而萧山仅有西子庙迟至南宋才出现。

郑旦与西施相互成就、相互印证、相互